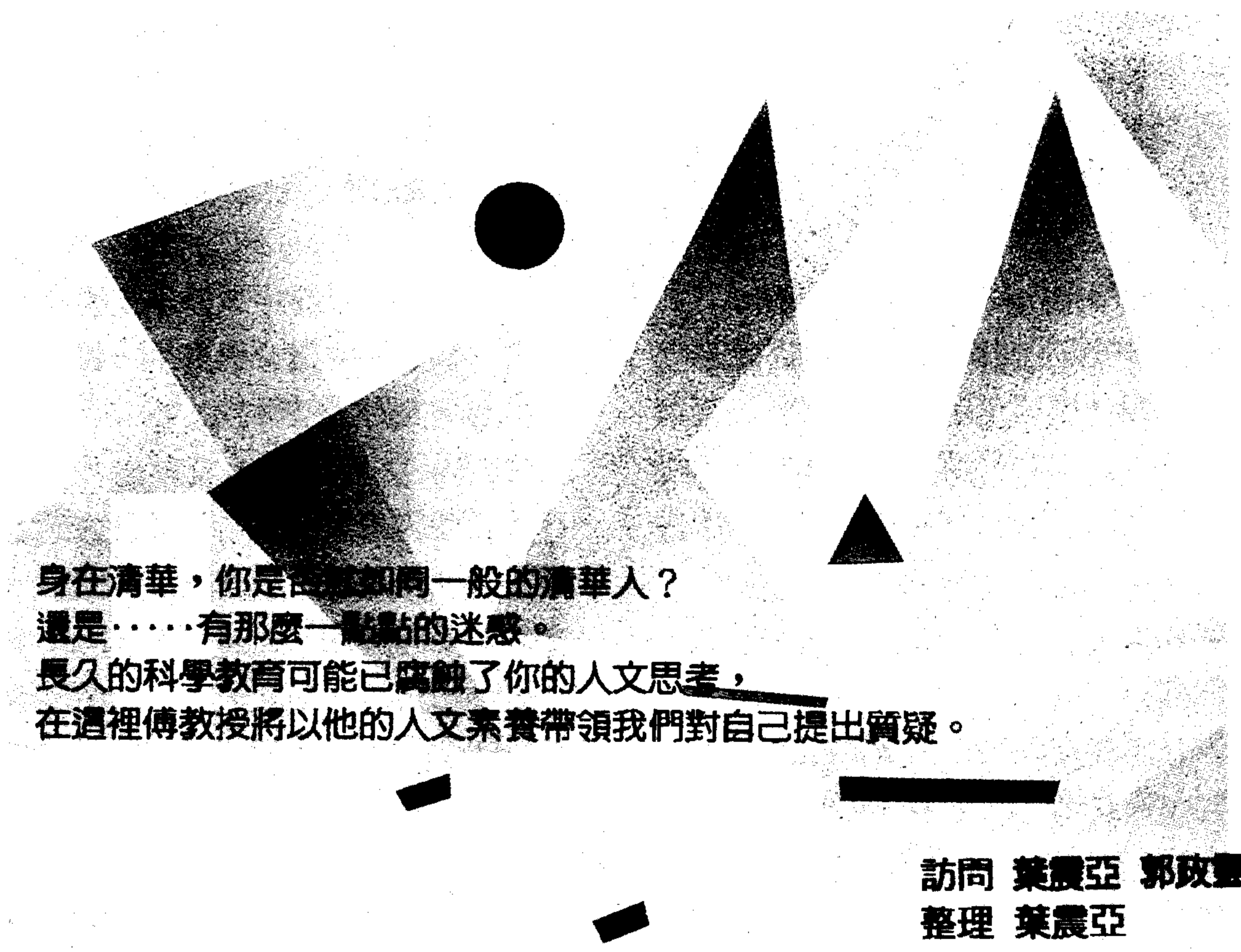


擴展心靈的視野

專訪傅大為教授



身在清華，你是否如一般清華人？
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迷惑。
長久的科學教育可能已腐蝕了你的人文思考，
在這裡傅教授將以他的人文素養帶領我們對自己提出質疑。

訪問 葉震亞 郭政靈
整理 葉震亞

問：請問老師的求學歷程、及對教育制度有的看法？

答：倒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就是那個時候像物理系班上很多人對物理頗有興趣，但經過高中到大學，多少會發現和理想期待有些差距，這是當初所發生的現象，至於這個現象背後可能有的原因，單就教育制度而言，當然就是聯考制度，所以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問：教授認為是何種原因使得當時無法發現自己的性向所在？是聯考制度欠完善，還是進入大學後視野變得寬廣了，接觸了人文的領域，才真正發現了自己的興趣？

答：大概是屬於後者的情況，在高中大部分的同學都會認為該念理工科，家裡環境的影響也理所當然地使我往理工科的方向去，除此之外，我對其他的一些東西接觸的很少，在大學之前幾

乎沒有機會參加或了解一些課外的事物。上大學之後，由於住校的緣故，認識了一些同學，他們對於文學、哲學也都極有興趣，在他們的帶領之下，自己的興趣就慢慢地轉變了。此外，我也參加一些學校的社團活動，例如，雙週刊社，由於必須負責裡面的一些活動，也就對人文事物方面更加注意了。

問：轉領域的過程中，學校老師是否有提供一些幫助或影響？

答：大概沒有，基本上是同學的影響，後來自己就慢慢著迷於一些文學、哲學的東西。老師對這方面只有很少的影響，不是本身沒有興趣，就是學生不知道老師有這種興趣。在系上反正就是聊一些功課好不好，這科能不能過這一些話題，跟老師也就是談一些如何學好物理學這類的問題，沒有什麼機會可以談到人文面的興趣。像我當

初的老師李怡嚴老師對文學歷史的東西，了解很多，也很有興趣，但我們從來也沒有機會和他談這些東西，他也從沒讓我們知道他有這個興趣。

問：老師對現在的導生制度施行的狀況可否作一些評論？

答：事實上有些時候是現實的問題，現在以我們歷史研究所而言，也是這樣的狀況。就是一學期吃一、兩次飯，談的問題也不夠廣泛。我想這個現象可能是因為老師甚至學生都相當的忙，其實基本上如果學生有興趣來找老師談一些問題，還是有相當的可能性。當然這必須由學生主動來找老師，這樣就不一定要透過這個制度。因為這個制度其實有點形式化，並沒有太大的用處。當然存在著一個這種制度會比沒有好，但作用有限；除非是靠一些其他的辦法。比方說一些有心的同學，辦一些社團活動或是座談會一類的東西，請一些教授或是學長姐在一個特別的安排下來溝通，這才能達到一些作用。

問：老師是否能談一下當時出國的狀況？

答：我大四的時候就已經專心念哲學，那時就決定念哲學研究所，在台灣念了一年哲學研究所，當完兵後就出國去讀哲學，一開始是不希望碰科學的東

西，讀一些和科學毫無關係的哲學，後來是讀到一位叫T. S. Kuhn的科學哲學理論，開始覺得說過去所學的東西可以用哲學的觀點來理解，而且理解的相當有趣，便開始對科學哲學產生興趣，接著也慢慢接觸科學史的東西。另外一方面，是當時在國外留學的同學，有相當一批人對台灣的社會蠻關心的，時常注意台灣社會上的新聞，慢慢就覺得說應該對台灣的社會該有一些看法。所以後來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會常有一些讀書會，理工科的同學和文、法、商的同學聚在一起，讀一些社會、經濟、歷史方面的書籍，希望對社會歷史能有一些較一般性的看法，這樣比較可以對台灣的政治、社會、經濟有能力提出一些看法。這也是到海外留學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因為當時台灣的政治、社會都相當封閉，很多事不能說也不能談，所以很多人到國外就先接觸一些當初在國內不能看的書，之後大家便較認真地在搞讀書會，真正在讀一些專門的書籍。那時海外也有許多的異議人士，他們也常和學生談一些問題，希望能影響學生，所以這些知識分子我們也接觸不少。另外也受到社義的影響。因為過去在台灣所看到的就是資本主義，

如台灣要經濟發展諸如此類的口號，而在海外就有機會讀到社會主義的書籍，所以當時在紐約接觸到了不少各類的人、事、物，好幾方面的東西都曾經企圖去接觸過。

問：教授回國後在清華任教這八年來，清華在言論上的自由和學生對社會關心的程度是否有所改變？

答：這些當然是有改變的。在我剛回來兩年的時候，我們一些教授組成了一個清華教授聯誼會，因為台灣的大學在傳統上，行政單位都有很大的權力，無論在言論上，政策上都表現出極大的影響力，是由教育部這一條線一以貫之下來，所以我們就是在行政體系之外教授的一些「清意」，也就是不同的意見。我們可以作為一個公開、而且正式的管道，目前大概有一百名教授參加，佔全數之四分之一。我想，這樣的一個組織對教授間的言論尺度是有一些助益的。至於在學生方面，前幾年一直到現在也都有所謂的異議性社團存在，這些社團和其他個人性的言論所出版的刊物、報紙，或海報牆上的海報都反映出了清華風氣已在改變了。但是問題是這些改變對清華的整個制度實質上的影響究竟有多少，這是值得存疑的。像清華這兩年來通

過的一些制度，其實還是相當保守的，行政單位的做法仍有相當多的問題，也就是說現在在清華會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教授和學生希望去走一些和傳統清華不同的道路，會有這樣的想法和說法，而且勇於表達。但實際上在影響清華的政策和教育方針的時候，這個影響事實上還看不出來，這是現在的現象。校方實際上就是部所謂的Machine，我們想要改變它，第一個就是要去面對這架具有傳統慣性的機器，這就必須教授學生付出很大的心力在這方面上，但平時各自有必須面對的事務，所以我們能做的非常有限。

問：那學生對社會的關懷這方面是否有何改變？

答：這一、二年有一個整體的趨勢好像台灣的學生在社團的活動和社會的關係不如前幾年這麼密切，所以以我們做社會運動的人來講，學生運動在某個層次上是有退潮的感覺，但是我相信仍有一些學生在做一些不是那麼容易被人看到而和社會很有關係的活動。不過這幾年很明顯的可以看到女學生的聲音愈來愈受到重視，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問：老師可否就這些現象提出可能的原因？

答：這之中可能有一個問題是學校給學生的必修比一般學校重，以至於學生的壓力過大，而學校給學生一些主修的課程之外，沒有給他們一些空間讓同學可以接觸其他的事物。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關心社會並不是說只到立法院去靜坐諸如此類的事而已，因為清華本是在新竹這個環境裡，我們是否有對我們身處的這個社會付出關懷。當然像台北的學校做出的一些行動，然後報紙加以報導，這事實上是受到媒體的鼓勵，媒體都較注重中央方面的新聞，新竹這裡的新聞就變成了地區性的，較不受重視。所以若清華的學生去關心新竹的社會，所受到的掌聲會遠比台北的學生關心政治所得的少得多。所以一方面學校給你們較多的課業壓力將你們拉住，一方面社會也不鼓勵你們，因此在客觀環境上是有相當的困難。所以像有些市民或市議員會把清交大、科學園區、工研院視為新竹地區的租借地，也就是我們只享受新竹的好處，而不盡義務，沒有回饋社會。這些都的確是問題。所以說如何能走出清華這個校園和清華附近的社會多增加互動，這才是我們最該做的。

問：老師是否會認為是現在學生對中央政

治較有興趣，而較不在意老師剛才所提及的一些社會義務？

答：這其實不只是清華的學生如此，而該說是台灣的整個社會發展，所謂台北中心的媒體它製造給全台灣人的印象。就是把台北做為一個首善之區，站在台北似乎比你站在其他地方要顯得有意義。但這整個以台北為中心的意識形態，事實上是非常有問題的。前幾年我曾和一些教授、學生及社會上人士合辦一個地方性的刊物叫「新竹風」，其中一個想法就是說在一切以台北為中心、以台北為源頭的想法之外，辦一些所謂的重視自主化的地方性的刊物，但是卻可發現連新竹地區民眾都習慣接受台北的文化，所以在這情況之下雖然我們會做些有限度的抗拒，可是也無法長期做下去。如果台灣社會以後要變成一個真正比較有民主自主的社會，一定要各地方都能有自主且活躍的地方文化。如果以後台灣的社會就只有立法院、台北....，那這其實是一個病態的社會。一個社會無論是城市或鄉村、無論是中央或地方都有相當具有活力的文化和地方性的活動、社團，這才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問：老師是否可舉出一些方式來關心新市，因為畢竟這裡的資訊比較不發達。

答：我想學生社團就是很好的方式，我們學校也有很多的服務性社團，當然細節我並不清楚，但是其實他們所關心的東西，也就是我們所關心的，所以可以透過這些特殊的領域和管道，由這些管道下手去了解新竹，去和新竹的地方文化產生互動的關係。

問：老師認為這幾年學校內的一些性騷擾事件是否反應了我們社會的一些現象，而校方可以再加強那些工作？

答：其這些事情被報導出來絕對是好的，它可以喚起更多人的關心和重視，而不是被校方在背後處理掉，畢竟這整個事宜揚之後，以校方的立場的確是有所傷害，校方也許會有他的考慮，所以他們不希望消息外洩。但是社會上仍有許多人有權力去了解它、去接觸它，否則這就稱不上是言論自由了。至於加強的工作，並不是可以清楚的說出那些該做且會有什麼成效，像輔導中心的陳若璋老師關於這些東西，他們也常常在做，可是清華有一些傳統特殊的環境，所以有一些事情不是馬上可以做出效果，但是我是覺得一方面該做的事我們去做，另一方面就是不要掩蓋，讓自由的意見自由宣洩。清華就是理工科的特性，而這種特性其實就是台灣文化的縮影，也就是男

性的文化較強，清華文化多少讓人感覺是一個大男孩子為主的文化，所以就有一些特別的現象，性騷擾是其中一種。我會比較從長遠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也許我們對性別教育應該花更大的心力來處理，很認真地來談，甚至正式列入學校的課程中，而不只是以社團方式很輕鬆地來談。在某個程度之下，我們清華性別的文化應該要改變，但這個文化並不容易改變。有一個現象就是我們女教授的人數不多，而秘書、助理往往女性的比例很高，所以在清華，男女性別關係上給人家一個印象，男性是比較有權利的。雖然沒有說出來，但是在權力的安排、制度的安排，就是給人家這樣的印象。而且在我們這裡的環境下，女學生比較沒有一個model，也許她們有許多理想，但若碰到許許多多的困難，她們可能就會無法解決。可是如果有很多的女性教授無論在學術上或是行政上都是很重要的話，她們的過去都有很多經驗，她們是如何克服過來的，這樣女學生們就可以了解、學習、而且比較對自己會有信心。可是我們現在也很缺乏這樣的一個環境。我的意思就是性騷擾其實只是清華這樣一個男尊女卑的文化產生的結果而已。